



漫山遍野的今天

◎叶舟 著

 西部散文系列

青海人民出版社



漫山遍野的
今天

青海人民出版社

叶舟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漫山遍野的今天 / 叶舟著. —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225-04675-4

I. ①漫… II. ①叶…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93146 号

漫山遍野的今天

叶舟 著

出 版 人 樊原成

出版发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0971) 6143426(总编室)

发行热线 (0971) 6143516/6137731

印 刷 青海日报社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190 千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5-04675-4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CONTENTS

第一辑 内陆高迥

西宁的街道上走过 003

伪经、伊斯拉姆阿洪和

赝品时代 011

青海湖上 026

复仇 029

婚礼 033

打猎的故事 038

何谓边地生活 043

1919 年以来的沉默 053

街道：一只船 057

谣唱 072

沉浸 076

跟踪 082

“我有权保持沉默！” 087

第二辑 一般见识

杀人的民谣 093

减法 095

将进酒 098

幸福在哪里 100

幸福这个人 102

葬仪的行进 104

追悼几个词 105

一日不作，心生荆棘 107

飞越疯人院 110

春天 112

世上的天平 114

CONTENTS

破碎	116	牙疼的精神分析	148
书道	117	放牛班的秋天	151
牧云的人	119	羊	155
世上的奇迹	121	焰火	158
彩票经	124	灯	160
标点	127	黑夜	162
天问	129	雪在烧	164
夜半	130	盐	166
来一杯茨维塔耶娃红酒	132	布达拉之鹰	169
私心	135	诗歌	172
仿佛	137	敦煌：我诗歌的首都	174
发面	138	春日之书	177
猜想	142	青铜枝下	180
黄金在枝头转移	144	挽别	183

CONTENTS

第三辑 引舟如叶	比形容更逼真	276
写照片	片段	278
呼吸酒吧		
道吉草		
绰号：老羊皮	第四辑 诗叙述	
藏地的持守	一个人的辽阔	283
街上的事物	刚才的情景	290
阿卡刘醒龙	半途而废的教诲	292
偶感	玛利亚	294
一本小书的愉悦和暗喜	“9·18”大案纪实	297
把世界抱在床上	泰国芭堤亚	302
最敬爱一片江山		
问答		
告发一本诗集		

第一辑

内陆高迥

西宁的街道上走过

在藏传佛教青铜般的吟唱之中，在西部伊斯兰世界穆斯林们圣洁的礼拜之中，一卷羊皮的歌页初次展开，这仿佛是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以及帕米尔高原的合颂、弹唱和起舞。西望青海或是远出阳关，西宁这个旱地的码头就低低地俯卧其上，粗糙，苍白，短促，甚至像一声可以忽略不计的尾音，一闪而过。

但是西部的人民和我，咀嚼着这一颗鲜为人知的果核，内心布满潮汐和泪水。它像一首旧歌，一片旧日的风景，一处旧地，一捆往昔的书信和细沙之下爱戴的心情。

在我的诗歌中，西宁应该是这样的——

1992年初春的某夜，风雪弥漫之中，我头一次来到西宁，狭窄的街道上风的迷宫，雪的漩涡，街道两旁的低矮的人家院落和倾圮而去的平房忽隐忽现。那是后半夜的时光，我在深长漆黑的街道里遭遇了一大堆羊，大概有上千只吧，它们嘶哑地吼叫着进入城市，它们渡过黄河，翻过高高的积石山进入城市。风雪扑面中，我看见赶羊的一个男孩扎在羊堆里，反穿着羊皮袄，风雪挂满了他和偌大的羊群，使他看上去像一只秘密的头羊，充满了孤单和骄傲。我问他，这是去哪里，城市的街道里又没有可以逐水而居的草滩？

“去肉铺。”

“去迎接刀子。”

他说。

而后，他隐没于一大堆羊群中，低矮地伏动着走向街道的尽头。我为这肃穆壮烈的风景所震慑，退至路边，目送它们的背影，心中充满敬意。羊群如泄洪般从我脚下涌过，犹如亚伯拉罕时代集体行动的圣经，在空中摊开。

后来，我写下如下的几句——

午夜入城的羊群

反穿皮袄

像一堆灯火中的小先知

午夜入城的羊群

是人，是群众

是一伙失败之后的义军

午夜入城的羊群

合唱队员们

精神抖擞

午夜入城的羊群

名叫“死”

骑住人间的屋梁……

它们沉默地走向西宁这个旱地的码头，散布于隐秘的街道、人家院落、餐桌和各式的礼仪，像怀揣祭品和光荣一般，行至黎明。

就像在日光中穿行于街头巷尾的默默的群众和孤单的旅人，摒除喧哗和躁动。在西宁，因了不同宗教的缘故，深藏密布于低矮屋檐下的街道，像一根根滴水的青铜枝条，静静伸着。因为鲜有高层建筑，西宁像一个铺展的平面，悠动摇曳。

你可以在街头的任何一个角落，看见身着铁红色袈裟的喇嘛。他们心里诵念着，犹如一堆堆燃烧的红铜从街上淌过。但是更多的，是那些面孔粗砺硬朗，身披藏袍的信徒，口诵经文，转着朵拉（转经筒），身无分文地走向自己心中的神圣。他们显得和这个时代多么格格不入，自足安详，满脸锈迹却又神采飞扬。

他们从各个角落、街口涌出，去往塔尔寺。——因此，我不得不提到距西宁约三十公里的伟大的宗教圣地塔尔寺，它和西宁如出自一体，互为光亮，而前者代表了数百年延续的精神世界，后者则是彻底的世俗王国。

塔尔寺是藏传佛教伟大的改革家、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诞生之地，如今在这个幽蔽的山谷里，是无数的经殿和美不胜收的金色

屋檐。世上朝拜的路，其实只有一条，而通往塔尔寺的一条狭窄的街道更像是梦幻之路。尤其夜晚，高耸的喇叭里一位粗砺苍凉的老人弹着三弦，用藏文说唱，无始无终，无波无澜，及至天明，梦及佛光。

我只谈谈塔尔寺银塔之内的圣树。

据说，这是宗喀巴母亲生产时流血的地方长出来的，民间风传此树举世无双，有人试图将其树枝和种子培植成树，均告失败。最著名、最奇特的象征或许是它的叶子都有神秘的相像物，并且代表着藏文的不同字母。树皮上也有同样的文字裂痕，旅行者扒掉树皮，发现树干上也有同样的文字形式。

19世纪中叶，著名的宇克神父在他的著作中就描述了这棵圣树：“……我们极其惊愕地发现，每片叶子都长着工整的藏文字样，与叶子本身的颜色相比，有的字呈深绿色，有的呈浅绿色……嫩叶子上的字只是刚刚在形成。后来不得不将此树封闭起来，因有太多的人都要用此树的树叶、花果作为纪念。”据土登晋美诺布的《西藏》一书：“大约七十年前（20世纪初——作者注），因为打扫，才将圣树之门打开过一次。喇嘛出来的时候，有一片叶子落在他肩上，上面清楚写着文字。”

而我听到的各种说法，都是这棵“万象树”的无数叶子上写满了“噯、嘛、呢、叭、咪、吽”的六字真言。

纵横交错的路在塔尔寺里穿行着，四面八方涌入的信徒们心地纯净，聆听法号，默念经文地祈祷着。然后他们又纷纷返回，像幸福的

鸟儿栖居于西宁这个旱地码头的街道、窗口和角落，他们煮熟了半扇的羊肉，用刀子削食着，一口气打开了七八瓶青稞液，狂饮无度。早晨的街道上，你总能发现横卧酣梦的汉子，在酒气里飘动着。

在藏族朋友无数次的酒宴上，你总能听到他们的高声歌唱，而往往平素里寡言少语的少女或汉子才是最好的歌手。藏族，一个真正抒情的伟大民族，仿佛只会用歌舞来表达。他们善唱情歌，而这些风靡青藏高原大地、世代相袭的情歌，据说都出自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笔下——

我往有道的喇嘛面前
求他指我一条明路，
只因不能回心转意
又失足到爱人那里去了。

或者，你在星夜之下，在淡然的晓风里漫步、冥想、运行和叹息；在曲折往复、灰身而去、尘土飞扬的西宁街道上凝望天空，那么，你总能那样清晰地为一弯镀金的新月所慑服，心里陡然一惊。——它高于飞驰而逝的广阔的屋瓴，在叫拜楼的圆顶之上，灯光幽暗，昭示着一种俗世之上的皈依和信仰。

那就是无所不在的清真大寺。

就在这处远离了时代，避开了金钱和唾液的所在，在中国西北腹

地深处的西宁街头上，你也往往能听到叫拜楼上歌唱一般的呼唤，像钟声推递一般，辽远、宽广、质地恢宏，传至每条街道、每处角落、每颗心灵。

噢，圣洁的功课开始了，诵念的大音一阵阵传远……

这就是西宁的穆斯林世界，井然有序，沿着心灵的轨迹往前。西宁的穆斯林含有回族、撒拉族、保安族、东乡族等诸多民族，但是礼拜的心情纯净如一。在西宁的街道上走过，你常常看见那些披着绿色、黑色和白色盖头的不同年龄的穆斯林妇女，你也能看到涌动在大街上的成群的白色号帽和庄重如铁的教袍，这些穆斯林信徒满脸信仰的洁白，笑意浮现。

功课之余，他们又是经商的高手。

所谓经商，更多的是指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的饮食摊点。尤其回族，他们独特的饮食风俗构成了西宁这个旱地码头的主流。夜幕四合，烤羊肉的炭火格外热烈，羊腰子、羊肋排、羊筋、腱子肉都被串在粗壮的铁钎子上，反复烧烤，浓香扑鼻，麦仁和肥腻的羊尾巴煮成的粥，以及高原特有的熬茶胜过了世上其他的美宴，这种饮食实在贴切，见解明了，一如高地的自然景致。

然后放声唱了。从西宁的街道上走过，偶尔能听到“花儿”，但那都是磁带里的录音。在西宁体育馆前的护城河一带树木浓密的公园里，才有真正地道的“花儿”与少年。

麋集的人群高耸着头，陌不相识的青年男女彼此引吭，不问你从

哪里来，也不问对方的姓氏，开口就唱，只有歌声才含有默许和智慧的情义。人们暗中品评着，眼睛四下里逡巡着，寻找着自己登台亮相的机会。“花儿”与少年，他们宽大的脸庞为高原紫外线射得深红凝固，干裂裂的嗓音乍然如石，訇然鸣响，就在这一处歌地，我看见一个衣衫不整面容模糊的积石山少年朗声唱道——

哎哟哟……

西宁的街道上走过，
有一个响当当的磨。

哎哟哟……

尕妹妹的奶卡卡（乳谷）上睡过，
有一团扰人的火。

从深夜的西宁街道上走过，条条道路就像厚厚的书页一样依次翻开，情节无限，旨意盎然。什么超现实主义，什么博尔赫斯的玫瑰色街角，在这里俯拾即是。某夜的西宁街道上，一个老朽的人紧随着，后来，他站在我的面前，泪水潸潸，抖动不止。他说：

“你是我的前生。

你不要不承认，你真真地是我的前生。

你在海西的草原上放羊，某天下午，你赶羊上山，羊在坡上吃草，

但你在山洞里睡着了，你梦见了佛爷，你醒来以后就会开口，唱了三天三夜的《格萨尔》，而在这之前，你连半个字母也认识不了。

你叫仁青，或者西德尼玛，或者才让。

但你现在是个汉人。”

我说，是的。老朽的人仔细端详了我一会儿，潸然泪下。他说：“你现在是个满身脏污的汉人，但你确实是我的前生。”他絮絮叨叨说着，满口酒气，没准儿会突然消失于一个玫瑰色的街角。

或者，有一个年轻力壮的汉子走上前来，他宽大的腰带里别着腰刀。他拍拍你的肩头，问了好，道了久别的思念之情。

“你现在复仇吧，现在。

我突然醒悟了，我欠下了你的债，你现在砍我一刀也没什么。我不想欠债。

噢，是我领走了你的女人，你的女人对你那样的好，但是我被魔鬼迷障住了，我是一个畜生，偏偏领走了你的女人哎。

你复仇吧。”他一连催促道。

而你，只不过是一个在西宁的街道上走过的异乡人，形单影只。

伪经、伊斯拉姆阿洪和赝品时代

事实上从阅读的一开始，我就理所当然地将他当成了自己人，并在阅读推进的过程中给予了他一顶顶无畏的花冠。在我这种狂欢式的阅读中，我推断出他是一个天才的伪造者和卓越的赝品大师，我还一再地说服自己深信不疑。后来，我萌发出以 19 世纪的新疆喀什噶尔为地理坐标来虚构几篇小说的念头。我践约了。在事发一百年后的今天，我在小说中重现了他当初的那种智慧、狡黠和一败涂地，我甚至还杜撰出了他的一段段爱情生活。在我写作的那一个时期，真是太喜欢这个混蛋了。

可事实证明了这种偏爱的促狭和自以为是，循着以下的蛛丝马迹，你将会看到在辽远的过去，发生在中亚细亚喀什噶尔的那一幕真相。

这个人叫伊斯拉姆阿洪，他最早出现在斯坦因博士的《沙埋和阆废墟记》一书中。斯氏的名字在中国读书界并不陌生，可他更多地与身处大漠中的敦煌藏经洞及其散佚的经卷有关，还长期遭到一些人的诟病与唾弃。陈寅恪先生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一句，可能针对的就是斯坦因等盗取之始作俑者！《沙埋和阆废墟记》于 1903 年在英国伦敦出版，它主要记叙了斯坦因及其助手在英国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从斯利那加出发，经吉尔吉特和罕萨至喀什噶尔，于